

在此類橢圓形花紋、欲訂爲何種花紋、取象爲何、欲得一真確見解、頗感困難。余初據博古圖所載古銅器、如周寗

父鼎、周鱗紋鼎。

博古圖
卷三

腹部所刻之鱗紋、及周仲稱父鼎、周嬪氏鼎、

同上
卷三

口緣橫帶之花紋、兩相比較、頗爲近似。以爲

當時人仿中國銅器之花紋、顛倒增損以成彩。今復加研究、原意遂移。因銅鼎所刻、博古圖稱爲鱗紋、以其重疊鱗比

如鱗甲也。倘盡如二五、二六、三六諸圖所繪、或猶可說。但如五二、五六、五八、五九等圖、同心橢圓紋中、尙含圓點、其圓

點且散布花紋內外、鱗形決不如此。故余頓棄前說、以爲此類橢圓形之花紋、仍取象於植物花朶、排比成圖案、如二

三圖然也。西清古鑑卷四十所載之唐寶相花銅鑑一、二、其背面均有花朶六、每朶六瓣。其每橢圓互切之形勢、與此

正同。又鑑一花朶之中心、有連珠一圈。鑑二花朶與花朶中間、有若干小圈若珠粒。取以與此五六、五八、八二等圖相

比。雖一表現花朶之形、一爲圖案、然其取象則一也。至其花朶爲何、西清古鑑稱爲寶相花。但余案六二、七九等圖、橢

圓形中所含舌狀紅點、疑爲蓮華。蓋蓮瓣之中心爲紅色也。此時佛教已遍傳西域、蓮花爲佛教美術中所習用。其雕

刻續畫、常取蓮瓣爲飾、試檢查新疆佛教遺迹、可證明其不誤。則當時人在其日用之器物上、仿繪其式樣以爲美觀

甚可能也。且寶相花式、據余二三圖、以與西清古鑑所載之唐寶相花鏡比、其瓣與瓣均作弧線之連續相。又同時高

昌出土陶磚、當時以鋪陳於廟宇地面上者、其寶相花瓣連續相亦同。與此器花瓣作橢圓形、彼此交切者不同、故當